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第二

起二月 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

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户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

子待得一作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一作父死而巳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

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責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責者媿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一無物字）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唐史食貨志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軍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上一有字命左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新羅傳曰俊邕死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

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
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
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
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
令左降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
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
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
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
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
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

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浙西節度撿校刑部
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
釐重務綜緝也音子宋切釐治也音力之切元臣謂杜佑重務謂度支使也爰求
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
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
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
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
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
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唐志度支屬戶部掌天下
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
入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其後以諸行郎官判錢穀而戶部度支失其職矣通典云至德以後戎事費多劉晏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寶應二年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自是雖無亦有它官判或云權判或云專判可以厚給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二字皆去声讀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上音魯下莫古切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

附巳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收文怒故有所授吏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通典曰九品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癸巳詔曰萬國之邦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易號楊繪云震爲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而主其功焉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諱純順宗長子

世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四年六月己亥封廣陵郡王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宜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諱淳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國史補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

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去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一有之字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一有不字可畏言其權勢可畏也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

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歧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一作書之明訓富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

窮光纘洪業遠子于（一作）十葉庶黎寅良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遠朝曰祧主鬯）（見賀稚宗即位表）以身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禮記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万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漢元帝紀詔曰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傅）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決斷日有異說文屬頻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至將

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慶雲五色祥雲）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識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恵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

四日巳後二十四日德宗崩之明日也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巳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諭曉告也見賈誼傳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唐傳云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巳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守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

等六人爲郡王癸酉賜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州之陸澤祖文成唐傳云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博學工文辭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浙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回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回紇傳云成功可汗遣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德宗用宰相李泌之計詔咸安公主下嫁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薦爲判官

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回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爲使毗伽忠身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薦持節冊拜爲毗伽懷信可汗忠身可汗成功之子也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吐蕃撫有群羌其俗謂强雄曰贊丈夫曰普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吐蕃傳歸其柩譬喻也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相傳略五服圖記寓言寓作居録靈怪集等景宵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使一無使字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跡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

之地畜牛馬可使孳息乳化曰孳音茲置切息蕃也請置監許之牧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解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疾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所殺人者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為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

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鄭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九言檢校皆是詔除而非正命）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之荊南授之去脫不得荊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留有待也音秀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武房琯之孫集有墓誌）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

鄭餘慶爲尚書左丞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一作吟許三五日至一作入翰林去學士名又

與歸登同日賜紫内出衣笏賜登而叔文不置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是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胡官切唐史有傳爲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唐志吏兵二部主文武選凡選補流外官雜請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爲尚書侍郎之貳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有一字不

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唐志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以皇親宰相之子爲之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摭言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從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

州刺史峘量移爲本州別駕敕始陳謝恩之禮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一本不重述睿字長告以讓不欲爭長請賜告也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直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脩玄宗實録一百卷撰代宗實録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

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荅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陽府徙臨漢（一本爲襄府徙漢陽縣）於古城曰鄧城縣（通與臨漢縣漢樊縣也西魏置河南郡有古樊城及苑水舊名安養天寶中改曰臨漢）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第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云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皐之意干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

尉使某致微誠於公君與其三川嘗以死相助君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闕尚以游京師未去至聞士謂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學善騎射一作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

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當塗縣名屬高州後漢志陳有塗山即禹會諸侯之所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何北賊諸將

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東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楚州爲淮陰郡）杲爲其將康自勸（一作勤）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縶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代宗時河湟六鎮皆陷四紀歲發防秋兵三万戍京西北虜長熟入寇常以秋爲期故曰防秋）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反（淄青郭叟李正巳國子爵）將斷江淮路

令兵守埇橋渦口埇橋地名渦口渦水口也臺州譙縣有渦水魏黃初中文帝自譙循渦入淮即此也埇音甬一曰道上加土也渦音戈江淮進奉舡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唐食貨志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憲宗立罷之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政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徙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

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皇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唐史有傳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辭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翰苑集序云贄以書判拔）

辞調渭南主簿批史府以監察諫之德宗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搖擾遠近徵發詔書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左傳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商書湯誥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万方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昭王奔走五年冬秦師納之初昭王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国也宜哉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古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其奉天攺元大赦文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悋攺過朕嗣服丕構居臨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士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毒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彼故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旺空於杼柚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里邑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職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懼畏敢行廢逼万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畏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皃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顧夫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叢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未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寶匪美重予不德抵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文武神聖之號夫人情不常隙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誠不能弘德道人又不能益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

發生亙華紀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荅天休可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二年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丑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序又云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人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万公一無所取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魏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

士守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唐史

德宗在東宮吳通玄與弟通微以父故得侍游及即位並召爲翰林學士與贄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險難有功而通玄兄弟特以東宮恩進昵而不更禮見贄驟擢頗娼恨贄自恃劲正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通玄大怨望贄與參交惡也時參從子申之從甥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詆構大怒即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則死長流驛而贄遂相矣參字時中竇誕四世孫也以貞元五年二月爲相至八年四月乙未乃罷爲郴州別駕是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贄並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後以交結武臣帝欲殺之贄雖怨參亦以謂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竟賜死于邕州

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

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一有置字選選人猥

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一有負字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郴州屬湖南道德宗一有常字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一有所字發唐史公輔愛州日南人德宗興元元年自宰相罷爲左庶子贄之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請曰竇丞相參嘗言爲公擬官舊矣上輒

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它日又言之帝詰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出公輔泉州別駕遣使賚詔至郴州責參會吳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嘗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為按郴程作上清傳其事頗怪以謂參自郴州再流于驩沒入家貲一簪不遺未達流所有詔自盡皆是陸贄陷害其後德宗因上清言始悟殺參之誤乃下詔雪參而贄竟以譴斥今實錄亦云議者多言參死由贄其本此

與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因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

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佻輕也音他彫切）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間隙也）因盛言贄短（按史吳通玄當贄未相時已賜死泉州今實錄於此乃謂盛言贄短與翰苑集序同抑史氏之誤耶）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貞元十年十二月壬戌也）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一毋者字）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犧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

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皆
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
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
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
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
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
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
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
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
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

贄而然司馬温公曰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去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議者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貴論朝官闕員欲立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警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晉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唐史有傳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

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
汝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
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
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
細碎無不聞達天下益猒苦之而城方與其二
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
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彊與坐輒一無上四
字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
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

至廷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巳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日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貢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言約隱城家如蘿蔦之寄於松柏也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

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稅賦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

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
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
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
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待終
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
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
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自尸以歸葬於其居之
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
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
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

中人之用事者及宰相袪佑也請起叔文為相且揔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户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

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大

常御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
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文下制吏部尚書平
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
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
涕泣不荅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
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録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佑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給而天佑匪降疾恙弗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仁愛之

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
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
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
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事見永貞行
居興慶宮制敕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
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
傳歸于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
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
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
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

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白虎通曰天子之妃謂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周南關雎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效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良娣良媛皆太子次妃號也王氏憲宗之母用之娣位見用墓誌銘王家承茂族德冠中宮

雅修彤管之規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美惡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故衛風靜女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有煒說懌汝美形管亦管筆也克佩姆師之訓昏禮姆在右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襄三十年左傳云姆女師音莫後反自服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張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漢書長秋皇后官本秦宮將行也景帝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以明繼體之尊良娣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外號位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漢興因秦之冊帝祖母冊太皇太后帝母冊皇太后正嫡冊皇后妾皆冊夫人良娣宜冊為太上皇德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為夫人正一品順宗即位病已緜頭未嘗立皇后故二

人自蕃來而進於太上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
咸使聞知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
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碁入
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
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
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
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
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
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

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去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一日除數人日夜群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伾吳人也

（與上同寢夜漏里語以相戲狎也）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皆宦者）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准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其詩曰丞相祠[illegible]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illegible]階碧草自

春色滿蓁黃鸝空汀音一再祈求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空使英雄淚滿襟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事先主劉備及禪禪十三年春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粮武功五丈原欲進兵定中原若晏矣將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卒于軍軍退宣王按行其營曰天下奇才也詩閔其志之不遂也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并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注希朝尋素總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唐志中尉掌左右神策衛兵及內外八鎮兵身元以來多以宦人主之且言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

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

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恥
有傳唐史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
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
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
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
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
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攞袖引身而去執
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
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輙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
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

仇怨然敝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輙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職方屬兵部掌地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表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

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illegible]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化广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

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賴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三朝者謂朝日之朝）應五紀啓元之始（周書洪範曰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慶也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殿年四十六遺詔

曰朕聞死生者物　循名　常分古
先哲王明於至道　其然以　順其變
以節哀故存者不　以　生逝者不至於甚痛
謂之達理以貫通　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
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呈帝天
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
睦于九族外勤於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
大漸不瘖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
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

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曠闕以日易月抑惟舊
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
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
天下吏人詔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
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
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
在詔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
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
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
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錫爲

飭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上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